

唐世說新語序

嘗聞自昔文士記注古今
 逸相傳倣其才識不無優
 劣故其書亦往往浸以不
 逮此直以文詞論耳至於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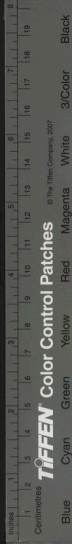


3435876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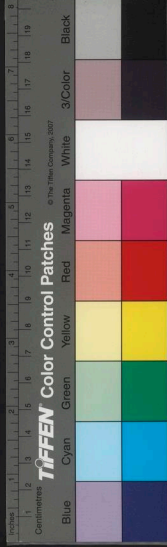
立言之本旨垂世之深意
則有不可以先後論者劉
潯陽唐世說是也宋臨川
王義慶作世說新語盛行
於代其言語文章別是一

色嘗標之寄勝於卓之隻
句之間誠清言之宗已潯
陽此作實鍾臨川舊名若
嗣續其書者自序謂事關
世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



志將存勒不尚奇正之謀
不褒縱橫之說刊蒼浮靡
之風貶損術數之略屬意
良遠觀其詞義典贍雍々
都雅蓋廊廟之文章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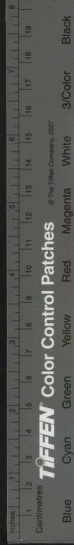
之龜鏡乃吳兢貞觀政要
之儔史錄之醇正無類者
豈与詞冷而趣深事瑣而
旨奧者角道爭馳耶臨川
當却坐已攷宋經儒諸先



唐世宗本
屢譏譴江左以清言致亂
深斥臨川之書至潯陽此
作迥乎不倫竟絕無一語
及之以發揚其淵宏傲懿
之旨此又何也今讀臨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者皆是而於潯陽邀乎
未聞頃得吳刻是弇州校
定朝列潘公得而嗜之其
孫玄度刻之以廣異聞梅
卷三復知文字之顯晦各



有時後有子雲是書未少
誠哉是言也劉自有序余
特著其述作之義異於臨
川者如此君子擇焉
萬曆癸卯長至後五日樵

李馮夢禎撰



琅邪王安鼎書



唐世說新語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
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
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
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
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為殆則擬
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為小學抑亦可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
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
輒為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
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
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世說新
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昔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園丘之月序

程先文



庸學論金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卷八

知微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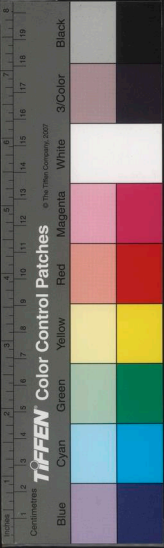
從善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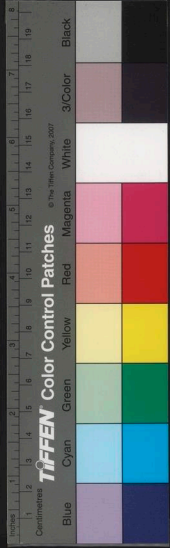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說新語

褒錫

懲誠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記異

郊禪

總論

目錄終

唐世說新語卷之一

瑯邪王世貞校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



唐世說新語



唐世說新語

褒錫

懲誠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記異

郊禪

總論

目錄終

唐世說新語卷之一

瑯邪王世貞校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



唐世說新語

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
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
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三人所定其法令
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如晦玄齡
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
莫能籌之及如晦在曰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
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玄齡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
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

體吾至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
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
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
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
家也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
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入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
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
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



唐世說卷一
二
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人言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彞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

馬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非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用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列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



與其校量欲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
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雖
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
輒陳狂直伏待殄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
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
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
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

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
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
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
寵魏王愛之踰嫡所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別致始
得安全耶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翼
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
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憊
因自投于牀無忌爭起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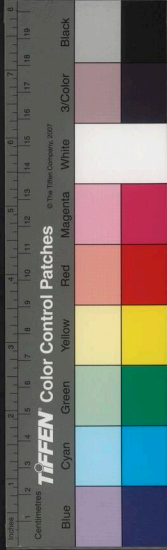


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

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青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是以耶因謂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方辭得



唐世宗卷一
五
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
請坐籌之則天曰可瑣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
曰無瑣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瑣曰分泥爲佛
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瑣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枝
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
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
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
之然事至是瑣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

寵懼不全計於瑣瑣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
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非全家當享茅土
之封除此外非瑣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瑣曰天下
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
何不從容請湘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
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旣知瑣之謀乃召瑣問
瑣對曰廬陵湘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
有所注意乃追中宗其興復唐室瑣有力焉睿宗登



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
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
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
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
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况諸姑所能容使其便
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
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瞿然曰我

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遂引桓彥
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
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
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
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入神
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
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克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誓



唐世宗卷一
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亮堅悖亂誠合誅夷如
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
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
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
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
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本下年長久
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亮堅立太子
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于李氏久矣今

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可明辟以慎億兆神
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
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
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
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
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
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

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
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
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承步
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
功於天下真社稷主^有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
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
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
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

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

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
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
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
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
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獻可

修弘文館學士

蘇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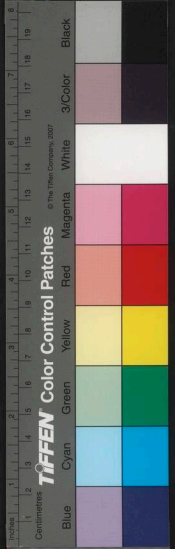
見唐書

陛下脫處
字非原書
方叔傳

替否罄盡臣節類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
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類喪出愴然
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
引璟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
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
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
平既誅徵之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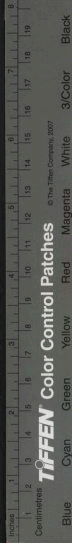
昭彊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崇會于行所
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
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
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
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
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
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土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
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



允職修舊章旬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
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遂爲宗
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
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長引文人已長引文儒之士以佐
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
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
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

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
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旣往而千載
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
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
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
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
歲華含春容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
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



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
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壽之福吁嗟不愁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
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
觴之儀遵往祿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
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
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

舊唐書
作徐

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
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聲
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
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
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
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
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



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
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
有蘭臺東觀宋有^有勳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鱗趾北
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
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
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
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宜行

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
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
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
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
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
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
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祭永懷



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
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諷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
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
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
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
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於一

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
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
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所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
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
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
后退朝服立於廷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



唐世說卷一
十一
聖臣忠令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
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
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
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
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
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
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
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太宗

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
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
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
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官人皇后
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
法試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
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
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



是遂捨不問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
 為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兩高宗問雨衣若
 為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
 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為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
 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
 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
 功揚奔走未及翔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相

以詩諷

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
 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思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
 多傷甲申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
 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遂
 咸至大官

嘉慶元年丙辰三月廿一日黃昏以家藏舊抄本校其本係重

把任學士孫明各傳御所考校者多所是正云云元照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一
瑯邪王世貞校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
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
少年之事務何為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_象子
獻_琴琴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

唐世說新語卷之二

極諫第三

瑯邪王世貞校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

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

少年之事務何為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_象子

獻_琴琴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



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
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
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
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
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
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
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

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
敢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
爲王馬駒投安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
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
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
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
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



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_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

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此時亦以爲足今因墮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



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
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
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
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
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
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
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
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卽是隋後

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敷四海
太宗曰善賜綵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
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
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鑿輿動
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
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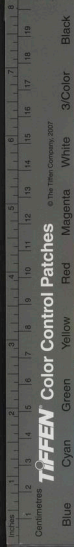


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之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歛也俗尚高髻是官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官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克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君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官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唐世說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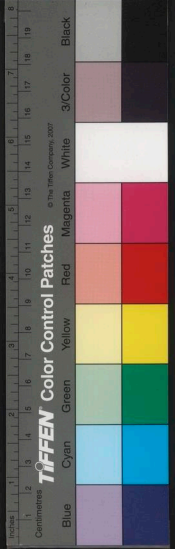
不遠遊之人無道之君

而皆時

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則人
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
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
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
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
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

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
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
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未喻太
宗深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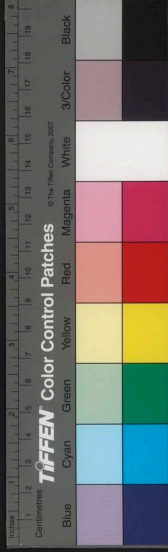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
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四
朝此盖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
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



唐書卷二
京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
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黷奉勅顧問
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
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備待車駕備擬稍難臣
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
故諸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左侍
郎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

殿并設九部樂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
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
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
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
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
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
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



唐世說卷一
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
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
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麗小醜
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
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
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

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
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
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
禪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
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
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
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

唐書高宗
後孫象竟
誅之亦不
詳

唐世說卷二
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
舉動必擊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
官掖爲則天行厭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
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
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
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
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
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御史大夫李嗣真
上疏諫曰臣聞^{陳平}房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黃
金七^斤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
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先謀疎
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
下廻思遷慮察臣狂瞽然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
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夫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
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



唐世說卷二
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遺復
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
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
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
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
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
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

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
無^嗇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
以^皇遭遇明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
能刻意勵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
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
狁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恨醜聞充斥穢跡昭
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
此贓臣取怨^{中外}中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



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擅嚴刑皆由黷
貨今又叨忝類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
改乃徇賊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
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
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
子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
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

長樂當作
長安唐書
云世后時

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之恩
蔽太子之元良狂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
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
見唐太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宗帝墳陵疏奏不納魏
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煞
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
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誠
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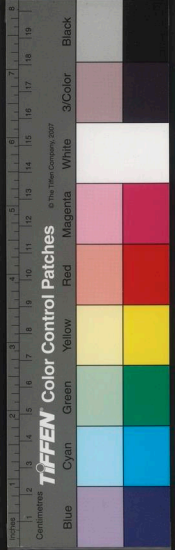
軫悼用惻子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為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

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為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謂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其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



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爲
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
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
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
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爲邪爲正者銜冤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
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澤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附錄者得志

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鵝

鵝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野時忙三農並作田
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
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
之以稻梁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
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鳩鵲鸚鵡之類曷
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
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
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



使不識朕意將烏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
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
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
言念忠謹深用嘉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
中書令即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安祿山有不臣
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
玄宗曰卿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

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
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
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
事追之玄宗許焉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
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
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
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馮承威賫璽
書召祿山曰朕與卿脩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



卿于華清官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
臣宣進肯踞床不起但云聖止安穩否遽令送臣於
別館數日然復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
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及今五十餘年而兵逆
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
武夫効腹心之誠則豬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
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
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
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
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
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
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
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
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



唐世說卷二
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
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
曰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
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
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
矣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
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

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
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
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
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
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
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
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
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



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
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
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
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
冶容之美原有罪之阿干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
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
列為此而可恕實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
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竝擊請除君側少答鴻

唐書
何秀先

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
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
復仕愬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負半千
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獲白
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
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豈盡反耶左右皆失
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



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廷諍爲
皇甫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懽感相半哀
昭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耐久朋則
天大怒下獄劾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
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
張說與張易之羅織魏元忠耶叱曰魏元忠爲宰相
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爲則天又令說

言魏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
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
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
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臣乃
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
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
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書爲忠臣陛下
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



疑作臣

唐世說卷二

室故託為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
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冤耳遂焚香為誓元
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有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

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

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為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

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為飛書所

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

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

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

再思遽宣勅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

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

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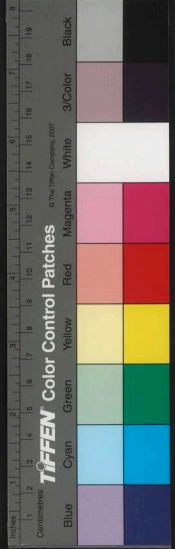
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

璟辭謝拒而不見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

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孺子腦破而令混

唐世說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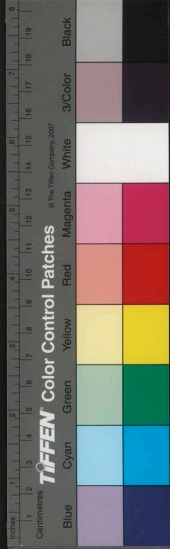
九



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
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果親謂璟曰中丞奈何
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果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
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
號五郎六郎何也果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
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
監察御史事耶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

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
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賊汚耳今高
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
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
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遣
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
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
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旣不果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二
同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僧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脅力者爲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卽遣來矩至臺薛師亦上踏階下馬但坦腹於牀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矩

窮按其事諸僧悉流遠惡州後竟爲薛師之所攬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此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誣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承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誣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



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註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申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則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剩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

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無不破國亡家耳傾^朝繼路以陰干陽^故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下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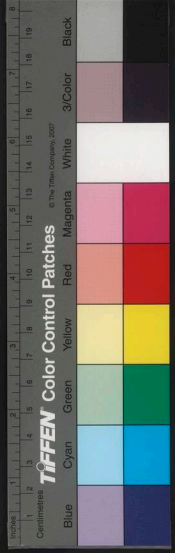


唐世宗卷二
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于外朝
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絳鼎命維新矣疏奏
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竝挾左
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竝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道

桓彥範等旣匡復帝室勲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
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
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

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
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
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考校爲錄
事叅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紕曹之權
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
刺史曰公誠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
稽自隱不清疑他怒濁階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
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譚笑之最矣



唐書卷二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
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
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按問中宗不許明日
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志在觸邪遂能不懼
權豪便有彈劾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
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
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
遷刑部郎中琬兄瑒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

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
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
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
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
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
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
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衙謂大



唐世說卷二
同日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
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
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閨門邕睦四從同居法言卽
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
策馬入縣殺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
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
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

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
設以獲譖流放嶺南亦爲幸也

宿坐復校此卷頗得閒趣尤能首記





唐世說新語卷之二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瑯邪王世貞校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
四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
以爲棗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三思
誣罔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侍御
史再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
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瑯邪王世貞校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
 四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
 以為棗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為監察御史時武三思
 誣罔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為侍御
 史再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
 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



唐世宗卷三
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
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
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
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
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
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
慮當活公乃善爲之辭得不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
正善言玄理王世克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師之將

行束修之理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
床下德明佯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朝
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閤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讚
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
子博士李密旣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吏郭恪曰
魏公旣歸於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
表獻之卽是自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錄以啓魏
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



唐世說卷三
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卽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今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漫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聖王
寶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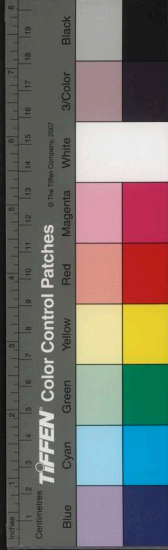


櫛爲官屬大會謂元櫛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櫛赧然而退初太宗旣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爲不便又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徃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削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

禮敬宗懼失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劉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已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已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詈之曰癡漢克已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羣臣但赴拜表而不



知事由拾遺王^永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卽赴竟不知何所由旣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旣奏^永禮歷階而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籍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疇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永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永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疇

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疇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蔡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獨豈尚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叅軍旣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



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
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參華身實凡品若
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而理資同穴下
山之夫未遽御輪之聲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
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黜辱衣冠而乃延首覲顏重塵
清鑒九流選敘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渥
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
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銑**女侯思**正**亦奏娶
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
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
賊劫王慶**銑**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
女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竝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
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遁**相牽引或自承伏
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



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
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
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
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
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
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悟誅滅
凶^聖朝廷晏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
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
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稱朕心乃賜銀
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遁起歌舞并唱^下
^詞方^時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臯伯亦起舞唱曰迴
波爾持酒^時迺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
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
代已來不與^以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



池名曰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敘風教訛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

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耶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秘不發喪韋庶人親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叅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温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以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



遂削相王輔政詔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鴟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非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俟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

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唯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圖國不擾用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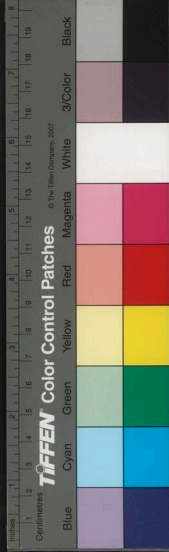


唐世宗卷三
動天下下不要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
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將請與其父合葬勅
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
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
俎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附舊姻
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
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

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主
錄及已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
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則議
議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
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
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
也果爲宇文融所劾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



案初每此
事向此李
皆足

傳詔命自靈武即判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
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
朝野道路側目及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勲業則可
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
深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
得不與裴冕補與為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
可截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為揚州引雷
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
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
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貨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
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
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
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
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
孝篤慎大業中爲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
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
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
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
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
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
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

由是勵已清廉所莅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爲
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左庶子數進
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
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
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
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阻我骨肉復出
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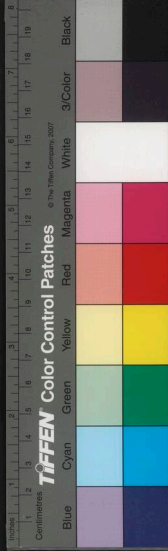
主其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欷悲不自勝
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真大之恩終當以死奉
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
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
之數爲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
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
而爲食畢飲而去

詔輔少主則天旣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
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閑暇不急
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
等廷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
知耶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
反知卿不反炎旣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
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過今坐炎流竄
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裝旆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何是無止足也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

嘗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者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



唐世說卷三
四
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恣爲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訐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鄰於古儉實可師雖

清白瑩然簾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僦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齋憫其貧乏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頌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吳

可貞歷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平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晉陵太守嶺南
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污者多乃以復爲嶺南太守
貪吏歛跡人庶愛之

廿三日黃昏校是日接杭州葉山舟侍諸孫囑各侍御札
是日抄完洞氏古書古女疏僅起字於去騰望日之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唐世說新語卷之四

瑯邪王世貞校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任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
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
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杜如晦
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道
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
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進官爵以酬勞耳其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平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晉陵太守嶺南
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污者多乃以復爲嶺南太守
貪吏歛跡人庶愛之

廿三日黃昏校是日接杭州葉山舟侍諸孫囑各侍御札
是日抄完洞氏古書古女疏僅起字於去騰望日之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三

唐世說新語卷之四

瑯邪王世貞校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任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
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
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杜如晦
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道
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
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進官爵以酬勞耳其



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罪囚見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攷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爲

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翼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列莫不悚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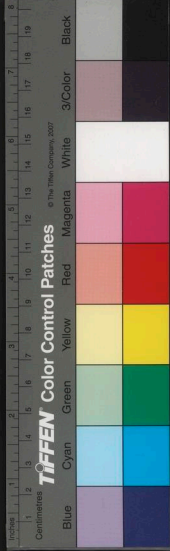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獲戾所以更各自愛竟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唐世說卷四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米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葦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勳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勳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旣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勳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侯之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鞠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



之遷刑部左侍郎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
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
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行刑
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但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
殺兩大^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
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
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築按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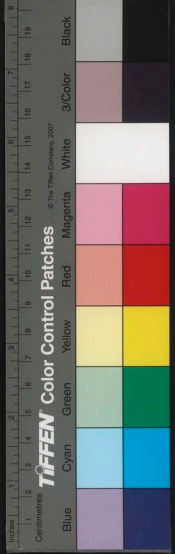
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
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
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
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
法雖不死朕恨之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
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
令賜死法旣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
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



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特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雖乏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二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

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誥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瑛訴寃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



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以周密其狀秋官
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逼有功不獲申
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
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
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
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
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
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

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
興來儁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
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
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
臧外戚榮貴奏請迴已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
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官
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
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列文書原於子產峭澗起
於安于秦用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兄弟
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
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
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
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

汶

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
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
懷古推事疎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
親疎當與天下執一柰何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
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
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閹
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
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



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
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
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
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禕等與元忠
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略問速以
聞使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
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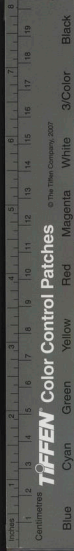
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
曰你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
等以親故相送誠有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
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况
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
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
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
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



唐世宗卷四
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手曰馬子馬子可愛時人
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
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
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
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儁臣勘當汝
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儁臣陛下委臣必須實
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

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
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儁臣推勘汝無自悔
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有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
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
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
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告者而侵晨微服伺
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
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人以通于



告者告者遠密稱云崔家鹿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
擾思覓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
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兇獠崔宣破家必引
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
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
引思覓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朱履霜好
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
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所責履霜曰

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以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
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
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至訶責履
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
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
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各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
或傷分義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
主司徒徃召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



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運固辭不受曰不
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
爲姑^獲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
要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
臺訴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
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
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汝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
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奉事須報承
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
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
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
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誣誤坐者四百餘人將繇于
司農未卽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判而
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柰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



唐書卷四
十一
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
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禁
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詰誤者悉免
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
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
十人祈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
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殽以酹之觀者
莫不歔歔乃移牒近縣備櫬櫬歸之故鄉征人聞者
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微憑恃岑義親姻頗驕于貨殿中
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
列曰少微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
以悔正法少微竟處死

開元中甲王^五爲奏辰府錄事闈楚珪望授辰府參軍
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駙馬所有奏
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唐世宗卷四
蕭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
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蕭宗將宥之下百
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
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
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
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政能第八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
王及太宗即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

德彛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
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
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疎也
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
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盡
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窮途者
不輯之當爲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



唐世宗皇帝卷四
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棗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嘗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貞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

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人科舉授武陟尉

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

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囚

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



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
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
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
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
陣山川^{相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
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
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
此人^之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
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冑上叅軍仍充宣慰吐蕃
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
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匹累
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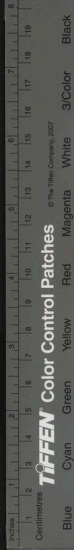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
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
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
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



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嶺南
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不革以習俗
且蜀都賦云家有鶴那有渠渠如或禁之豈無驚
撓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更途善於溝恤嘗於薊北約魏
帝舊渠傷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餽餉利焉
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
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
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
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誣誤止司刑使
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
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意不能定此輩非其
本心願矜其誣誤表奏特勅配流豐州諸囚次于寧
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
碑側齋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



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旣平之後將士恃威歛無度
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
不赴仁傑汝南叛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
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
十餘萬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
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
先著綱理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
計繩墜四面成蹊柰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

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斷馬劔斬足下當
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
尋徵還爲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
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
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舉代莫與爲比
韋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汎溢景駿審其地
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飢景駿躬
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轉鄉令有母子相



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泣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比去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堤橋竝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

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麗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官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



唐書卷四
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夫煮海爲鹽採
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
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
之人薄歛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
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
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
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

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
來取兒屍因使人伺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
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
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
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
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
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



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停軍控其路要遂拓州
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
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
爲都督一練易數十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
不拾遺爲涼州五年

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
長女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
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

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又按此卷蛙聲可當鼓吹甚佳 九能角



唐世說新語卷之四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忠烈第八

瑯邪王世貞校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獺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廷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



1985.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說新語卷之四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忠烈第八

瑯邪王世貞校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獺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廷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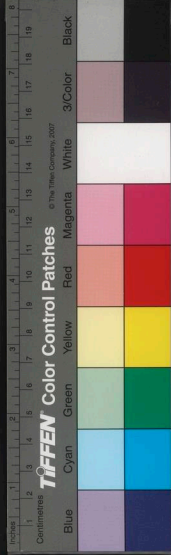
198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宗卷五
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
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
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
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
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
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
死聲色愈勵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件政所執以見舉達詞
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癯老
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師張貴問達曰汝
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
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
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當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
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



唐世宗卷五
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
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
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
若是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
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高祖又令其
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隋
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
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死數謂諸將曰

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_赴諸君也俄爲摩
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

屈突仲通爲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
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
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
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
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
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



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叛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耿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烟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藏皆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不知汝之忠也卽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

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諾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



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
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
無所求勵此兒子耶敬之弟納爲司禮博士有疾甚
危殆泓師指納謂曰八郎今日始臨萬仞間必不墜
矣皆如其言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槩駢
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
刎臨死謂左右韋后亂國寵樹姦佞三思于上犯順
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可久懸吾頭於國門觀其

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
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
易之等遷則天于上陽宮柬之勒兵于景運門將引
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
兵束之固爭不果旣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
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王素有明
斷吾留諸武以自致耳今日事勢旣爾乃上天之命



豈人事乎尋竝流放爲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旣而韋庶人與樂安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喜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縣爲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崇訓與樂安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睿宗皇帝卽位悼太子殞身狗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或於疑聽趙曾之族也病也明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

良守器往羅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寃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妹一弟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
相王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
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特通二子俱在
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
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有疇昔就執事
豈以兩兒為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

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
後漢書慕張綱為人因改名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
為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
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
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
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
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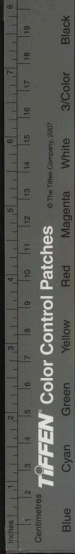


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官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嘉勛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嘉勛能重名節事高藥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謂徒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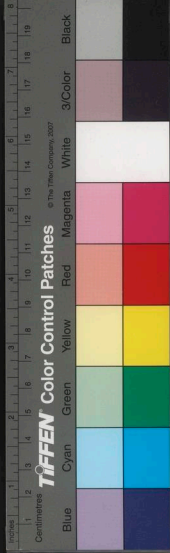


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瓠於晴言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

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章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曰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得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



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畢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恥旣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儀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彛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果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嘗傲爲時輩所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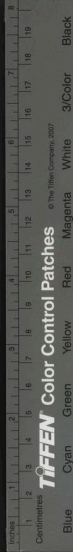
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年伺季重等酬讎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
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
既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
察御史鴻臚丞爲來僑臣所構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尙禮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
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
殺焉審禮諸子詣闕自拘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
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求父比至審禮已卒

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
萬里護襯以歸葬於彭城故坐朝廷嘉之贈審禮工
部尙書諡曰僑審禮刑部尙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
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
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
無閒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于彭城
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于地
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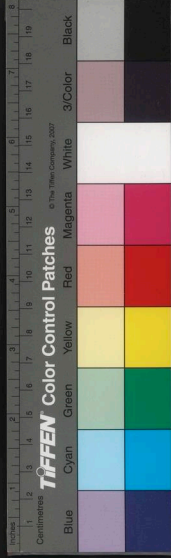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
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忠信爲首領所保匡
謹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
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益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
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從荷甘仁恤時有雲氣
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于州郭以狀聞敕
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藁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卒

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鷦鷯見已大於母月餘生
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
到于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
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
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
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
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



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
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合從矜恕
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
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
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之故成復
讐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
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律俱合至
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寃

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益以濟人期于止殺咎繇
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
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瑄琇既死士庶痛之爲
作哀誄牘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
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
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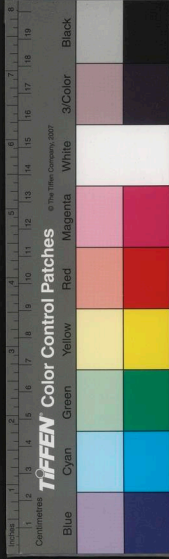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二

瑯琊王世貞校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煑粥火熱其鬚姊曰僕妾
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
亦年老雖欲數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
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牀而已除
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期無留事高宗大



1983.0006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說新語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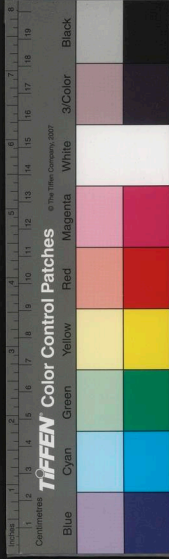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二

瑯琊王世貞校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煑粥火熱其鬚姊曰僕妾
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
亦年老雖欲數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
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牀而已除
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期無留事高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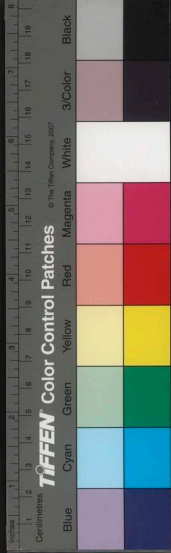


1983.0006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漸敕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高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示百寮元常奏曰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悼惜之

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

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致畢構爲益州長史慕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唐書
宗廟志
卷之六
之叔河
書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求奸諸使之中
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
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
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
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
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
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親事
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
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
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
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
歡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
謂學仙歸椽棗花重發鴛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
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



首四書兄是
長編大能
辨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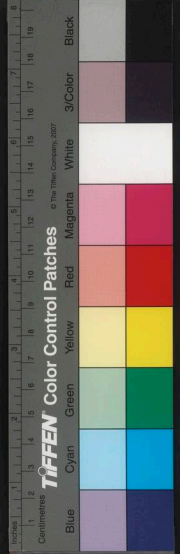
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
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以當罪兄弟
爭死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喪死小妹
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
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
南金祖士季為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
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
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

心今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後事泄充遂停士季侍
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
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
之恩貞觀末張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
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
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廻臣

孫五既
七亮二



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大亮性志忠謹雖妻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
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
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葉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
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
臨終嘆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
人言終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
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服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
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
曰公戶關中唯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
及爲岐州刺史人或私希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
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
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
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
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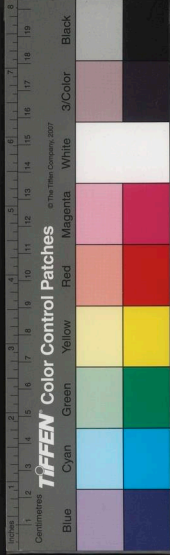


唐世說卷六
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亡御史
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而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

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勲在位畧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



唐世言卷下
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之東官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于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周公豈得不_丑無何挺等徵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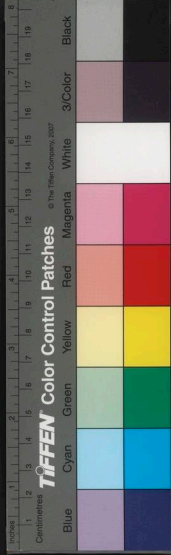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

怒字使唐書改

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沒儀令崔賢_首所

唐書自

辱遂感激西之長安于將軍何_常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羣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



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稅及宿衛大小交卽
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臨國
及凱旋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送于行在太宗喜悅
問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耶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
錫賚甚厚之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笑曰假道術
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
就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周始
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
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
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
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反
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
勳非舊澄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以戒所以憂耳有
來賀者輒曰今日也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
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盡

能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

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

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為妃元

軌高祖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

之戚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

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慙而

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

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則天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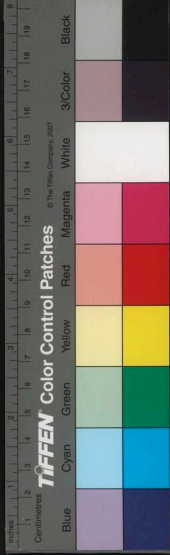
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

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僚勸

進憲子承家託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為詹事府

主簿與諸儒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



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
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
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畧陳五孝諸儒難問相
繼酬應如嚮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
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知孝德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畧
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迫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

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
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
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致俸祿先兄
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
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嘗遇所親見修文殿御覽
閱之意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



唐世宗卷下
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奕任昇少
孤長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
惜殊宗而代踈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
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
弟不可兩牧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
才則楚金不如請退時李績爲州牧嘆曰貢財本
求財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

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嘆曰皇天

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

爲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疾獨不署

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

先風由是召拜晉王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趨

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

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

唐書
金為
史可
流次
本



工部尚書閣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
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
東南遺寶特薦之并州法曹其親在河南別業仁傑
赴任于并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
居近此雲下悲泣佇坐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雋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
覽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
言其志處雋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

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
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視濟等
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
所恨末途屯躋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
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
宜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叅選引注之
來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
平生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



唐世說卷下
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而遂
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
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爲峻曰魏公且全矣巴爾今
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座見其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
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嘆曰璟不能申魏
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

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

錄也俗號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

仰思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

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

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

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富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

業放于番禺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援獲之與元



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囚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于境部人以原蠶蠶書旌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徃與李承嘉忿競何機若斯思貞曰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傷義僕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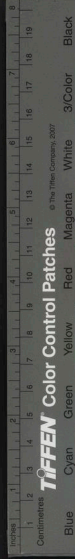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攷入下課者柬之嘆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幸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用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



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
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
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以遷之
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
穉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
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
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暉等誅討

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
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
玄宗誅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
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
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
守之於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何憂不
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唐世說卷下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于蕃
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叡駿爲桂州都
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貞屢移牒索
之駿終不遣湜又切逼駿遣幽求駿報曰劉幽求有
社稷大功窮投于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
耶幽求懼俱全謂駿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
可全徒仰累耳駿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駿如獲罪
放于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

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
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
制集于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策入高宗案謂琬
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
聽涅槃經于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
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耶未舍



不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已豈
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合州長感通蒲公曰

平都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卿丞免
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
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
決者意頗病之明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
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
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

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
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
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雋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
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庭
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
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翼日拜監察御史
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兵軍節度使有
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時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



卿弟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易喜
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耀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
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
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
然其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
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
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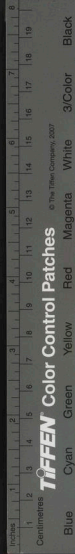
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
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
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
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
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
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
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
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



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徒失職
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
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
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
一好官闕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
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

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說爲給事中頲上表陳
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祈奚
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誦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
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
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
又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
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
事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甲初四日投耳鳴甚倦多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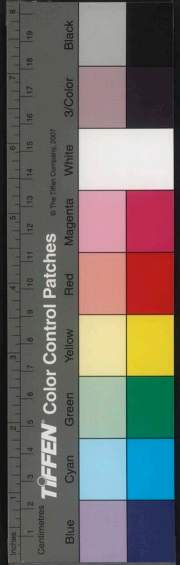
唐世說新語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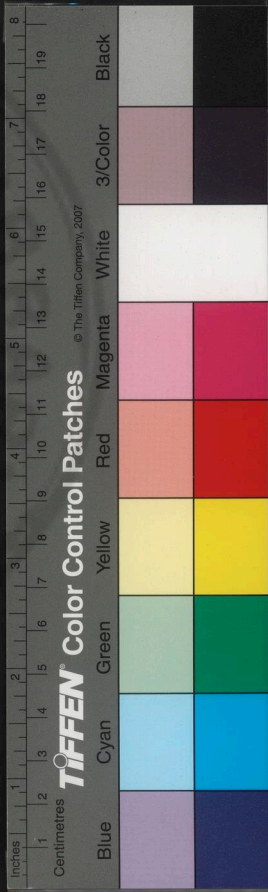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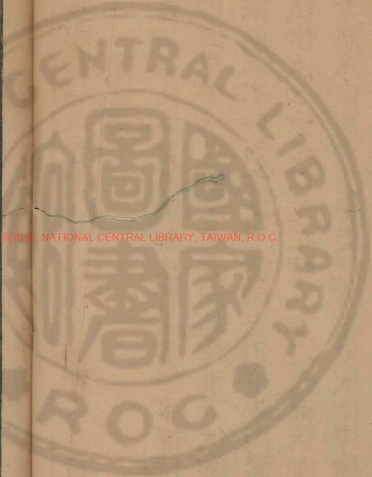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識量第十三

瑯邪王世貞校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牟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形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驚喜以報伏伽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譚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世說新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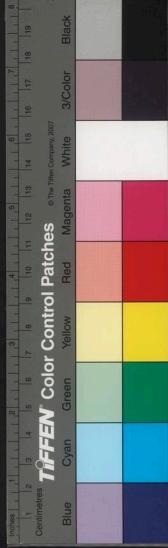
3435877 v.2



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虐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濟纒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讌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慄陪廟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駿工札翰善琴碁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
持平守正不以死生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
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
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
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
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其有善政欲
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
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
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
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
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
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
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



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



唐世說卷一
先儒所非竟不行貞觀中魏徵因災舊書更加釐比
兼爲之注先朝雖加錫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
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
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
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
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
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臣子敢當恩貺以死自誓

因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
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
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
尉以元舊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官者亦不許在
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旣修三教珠英
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
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唐世說卷一
五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
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廷無留事及爲左相
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
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
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
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不忘林甫
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礦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
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欵曲奏之玄宗大悅顧

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
構陷之貶于袁州遣御史羅希奭就州處置適之聞
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于雪亦見害牛仙客爲涼州
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
詔刑部尚書張利貞復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尚
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
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



唐世說卷一
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聲清流齒班常伯此官
邪也又欲封之曰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
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
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玉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
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如是卿豈有門
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
客起自吏胥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
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悅翼日李

林甫奏仙客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
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
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
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
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
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
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廷
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算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捕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耻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言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勲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及城



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大馬猶爲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列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藺暮爲留守輒役數百人

脩宮內劉童爲盛夏不宜擅役工力暮拒之曰別奉進旨童奏之詔決暮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暮已爲司農卿知出納暮雅知童清芬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綱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暮忠恕

劉名靈童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及事



唐世說卷之九
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荊州有舊河東寺後梁蕭簪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中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將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總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沈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頗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

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



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盜者竊其囊袋
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
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
測其量累官至納言

則天朝旱潦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
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
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滙
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
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
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
解吾言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
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
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
之



唐世說卷一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招換璟戒之曰目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伏信示誠猶恐不至特有差責豈可得乎

知徵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稱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爲興王仗命位極人臣在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

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俛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稱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寧晏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天



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通以爲不然太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仗策謁于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門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旣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不可

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知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飢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譚諠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旣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妄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其不鞠同耳

將賞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歔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羈綬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



唐世宗卷一
切竒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
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之
言

秦叔寶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
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弔弔叔寶
何也護兒曰此人雄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
寶後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斲金謂叔寶曰充好爲
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
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
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三
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
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
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東矣自
七月攻安市城不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



唐世說卷一
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于蜀袁天綱見而竒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真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槃輔儼爲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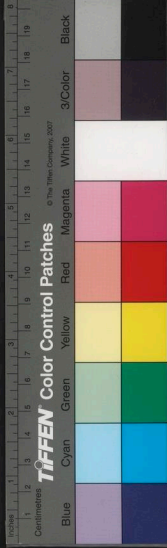
唐世說卷七
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構
廢爲庶人死于巴州劉縠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
爲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
所屈撓慰諭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
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
真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
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

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兇醜及爲吏部
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勣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
任勳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
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
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令
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



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游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回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于茲矣雖有克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夔籌之說出則謂源乾曜曰君夔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夔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鬬牟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
夔大殺掠男女取軍貲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
襲之還至耳州籌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
死之咸如說言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瑯邪王世貞校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于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
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
者鳴于陳倉雄者鳴于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
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
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于秦地所以
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
夔大殺掠男女取軍貲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
襲之還至甘州籌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
死之咸如說言

唐世說新語卷之七

瑯邪王世貞校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于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
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
者鳴于陳倉雄者鳴于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
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
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于秦地所以
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



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南爲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與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于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視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因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稍欵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



唐世說卷八
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
閒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翼
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
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卽日拜監察御
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益之子貞觀初奉益拜入朝太宗
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
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

在一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竒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仗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
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
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
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
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
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
可爲乃黜慙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
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之曰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
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
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
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也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
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
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
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能諷書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孝
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使
宜遷侍御史高宗問遼東事意言忠奏遼東可平畫
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
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所持軍嚴
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倬儉素自處中果
有謀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禦才頗翦之儔諸將
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納之累



遷吏部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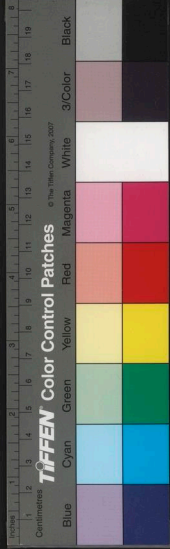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九日公讌有客草序
五百言奉古覽之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
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
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刺召奉古前
日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
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
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視按
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官兒郎不
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
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
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
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
曰連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人命每案
後送紙十張今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



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璨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通案于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音也比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各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雍州判司子灌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雷少穎次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濺破付所左侍郎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遽召嗣真咋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類矣因飢年諷執政求出爲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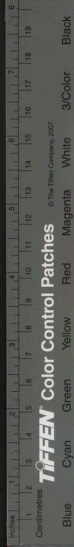


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司志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宋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宋璟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宋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宋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瑄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材又曰若姚崇在賊



不足滅也因盛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
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
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
士淹因啓曰旣知如此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
不應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戲內
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難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

郊道陽溝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
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頰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
綠野灑血漬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
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
上好嘉遜蘇威以幽人見擢蓋各效之乃俱入太白
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
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
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遽啓用



之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晏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怠商辛亦沈緬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百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淒響羣公望之如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滴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耻於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梓新幄阻蘭蓀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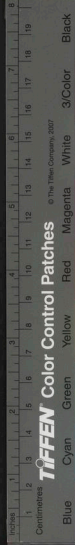
神牟影車連瑞雉羣獨鄰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于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于嶺南劉懷一有才藻自瀛洲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參多士無



雙仰異材鷹鷂同效逐鵙鷺忝遊陪入仕光三命遷
榮歷二臺隔墻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
闈曙色催誰憐夕鳥至空想鄱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
院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
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泫和之曰聞君
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
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

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
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
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
落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
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
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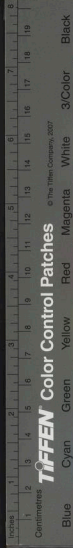


唐詩卷八
通宵欵素誠霜颺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
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
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清霄旣挺千丈榦亦生
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
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戴言
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
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

一朝撫長劔萬里入荒陬豈不服艱險只思清國讐
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
東都日宵宵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
時人稱爲絕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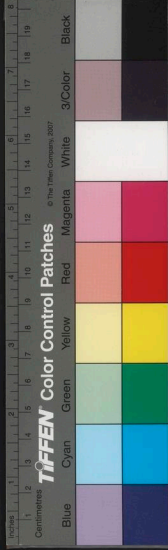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
餘萬斤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外鑄八稜柱高九
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褒革命



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以托大珠珠
高一尺圍三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
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
跡光西嶠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得九門前灼
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
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
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
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

詔毀天樞發卒銷鑠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
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列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
一條絲線輓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一條線輓
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
天樞之比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也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
天御維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冊爲天下第一
則天以近古已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



唐世說卷八
曰昔三監亂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
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
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工於五言甚爲時人所重性峻不附權
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
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
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牕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
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榮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
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
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
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爲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
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
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爲之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
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



唐世說卷八
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
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
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
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清
管發處處落棋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
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
盡載

劉希夷一名昶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
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搗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
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
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
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
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翼撰正聲集以
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爲時人所稱



唐世說卷八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
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鷺詩其末章
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
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
叅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
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
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
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

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已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
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歛聲
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五言
開元初岐山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
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錦文章
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蹇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
鷺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



唐世說卷八
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
西垣翰墨林諷詩聞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賞之
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
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
彩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
發翰苑光鮮其餘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說手疏諸人名
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
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岼壁立萬仞
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
矣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淨粉衣之綺繡燕歌趙舞
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曰今之往進文
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理雖穠華
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
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
可珍而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
秀也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瑯邪王世貞校

唐世說新語卷之九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
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
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
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
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知稽
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理雖穠華
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
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
可珍而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
秀也

唐世說新語卷之八

瑯邪王世貞校

唐世說新語卷之九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
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
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
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
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知稽
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



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十卷行於代
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鑿之爲貴吾所搜採亦詩三
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編十卷
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
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
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
使就拜散朝大夫賜絹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
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
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言公孫羅相繼
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
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
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啟
文選兼復注釋解蹕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
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



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
理可裨於政理者朕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其假冒者悉
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
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已來

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于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
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
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今所行孝經題
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
說後魏北齊之代立于學宮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
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凡十二條又今俗所行老子
云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于河



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
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
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
過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
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發
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
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
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
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
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
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
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
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鄼爲南陽築陽之城
築今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
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鄴漢書是班氏所修泗州碑是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志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志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刻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

以比者懷布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直彥比肩芸閣之間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志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禮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



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
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
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
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蒙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
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死咸至二
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
之序又多不盡載其銘曰孰爲天大此焉欽則均以
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求鑿
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
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
御覽之輩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
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
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士遂以初學記爲名賜
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著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倉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急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章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章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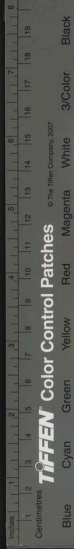
貞觀中金城坊人家有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



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
叅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
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
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
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
楊纂聞義伏善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
伊嘗問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
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

此科應由謝眺詩云芳洲生杜若誤華省曹郎如此
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
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于寧
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
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于案召府
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
擾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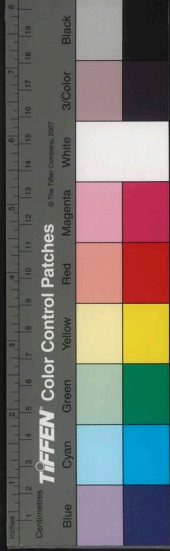


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析執
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貶
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
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授筆卽
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官者所奏
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刺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
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
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
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
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心搏壁傍崖脅
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
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
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唐書卷九
九
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
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
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素
在左右若不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
乃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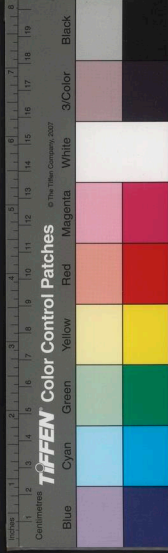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
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若食逆
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常爲太王諸王所食
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
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
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基同爲字文化及所害封德彝
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承恩
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請
代善心之歛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
帝之被戮也隋官謁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



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彝
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
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已下重足累息移
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鞍馬子昂頗
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
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嶺南又納
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
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爲九

隴叙其閹閹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
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
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
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
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聞詩聞禮事絕于趨
庭納采問名唯同于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諡
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諡爲謬敬宗孫彥伯訴于執政
請改諡禮官議以爲旣過能改曰恭乃諡爲恭彥伯



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于衆中毆之思古謂曰
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已志
潛通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
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文若刺頭出血則愈矣則
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
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命病理不加罪且我頭
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

鶴刺百會及胛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
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
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
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
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
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耶則天固
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



乃以內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
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
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充政門外冒言
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
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
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
誑妄以質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三月
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
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右
臺殿中轉衛王祿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
獨後見元忠憂形于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重
輕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意悅曰大夫
泄味甘或瘳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思其
佞露事于朝廷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為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賊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

問請宰臣曰昌宗于國有功否再思時為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生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苛有俊才文章立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苛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恠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大王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

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稱逆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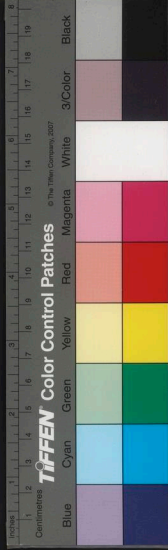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宰



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
乃遁于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
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權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
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荳國夫人俗爲妳母之阿蒼
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
后阿蒼時人鄙之呼爲蒼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
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
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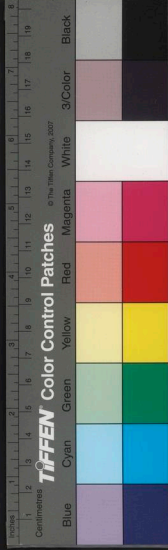
臣遵諛不悛以至放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
水死

駙馬張垧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
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垧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垧
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國忠深忌之時
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垧草詔國忠諫曰祿
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
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于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



唐世言卷一
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
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
官常服同于足屐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
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中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
巾戎服也靴胡屨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
戰於官渡軍敗覆巾渡河迺相倣傚因以成俗初用
金帽皂向後帽髮謂之幞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
已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

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于
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官頗采古法兼更類
幞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死生混榮辱
爲事深排釋氏疾之如讐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
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汝徃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
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



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
罪覲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
百日之糧奔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成獻封章
始置街鼓俗號夔夔公私便焉有道人裴修然雅有
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歌詞曰遮莫夔夔動須傾湛
湛杯金吾僅借問報道玉山顏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

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
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
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
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
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已下官知
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至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千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于維陽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耜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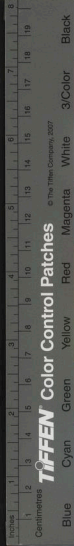
隋制貞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即尚書侍郎爲之興自貞觀之後貞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官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幕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幙施裙



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簾羅曾不乘車只座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簾羅始絕開元初官人馬上始着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倣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鞞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議上疏玄宗納之遷下卦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追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議晉末中原版蕩夏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惱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國初始採琤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于太常天寶中乃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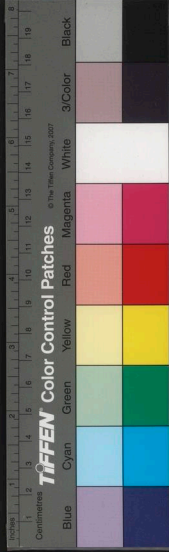


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
原石攷之乃和因而不攷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稗車問左右曰車
中何物曰稗禮云天子即位爲稗歲一漆示存不忘
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
之天子出不以稗從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今粟山觀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
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
置山陵焉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
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
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
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政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親其人覈之吏事
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奄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
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負不充選人益衆乃



徵辟書隱義以試之惟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
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
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乎轍者善其循
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乃卒有
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謚爲克平周禮大
司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
秦承制國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
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

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
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
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
并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
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惟明進二科而已古惟試
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
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



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口向之其人意屬吾也昂典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藉焉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

權章尙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權請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于執政者以任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



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瑄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歛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即位已來人未見德琦聚歛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視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貸則

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材瑄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權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旣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其理時常袞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刺當州軍事司



唐世宗卷十
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叅軍使令司兵判兵
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土人團練春夏放歸秋
冬追集其刺史官衙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
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叅軍卽是團練使判官代宗
並從之袞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
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老莊
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
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
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
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
徒豈虛也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
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遵
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
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

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
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
爲霜雪張爲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覺
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
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
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
癰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樵枯彌發乎
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兆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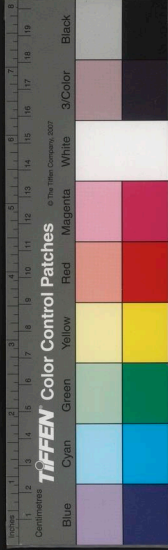
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証也
寒暑相及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踣此天地之癰贅也
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
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樵枯也良醫導
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
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
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



利回不爲義疾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
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
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柩如空焉
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稚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
人間竇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
稚不言而退逃入山中躑躅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
遺一無所愛每織芒屨置之于路人見者皆言朱居
士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挑稚至夕取之終不見
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稚不
答直亡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
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
則天召之佯死于妬女廟前後有人復于恒山中見
之開元三十二年刺史常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
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



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
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賁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
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
問以方外之事皆跪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
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
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先生方
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
莫知甲子之數且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會宗極今
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
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
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
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進士
司馬承禎者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
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
乃仕官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



三
身世言卷十
三
綵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
尚之致及登朝附雜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
之術則天中宗朝頗微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
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
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
之尚未能也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聖
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

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
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
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
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
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
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
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



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
萊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
州縣禮致仕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
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事王希
夷絕聖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徃林壑屬封巒
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跡
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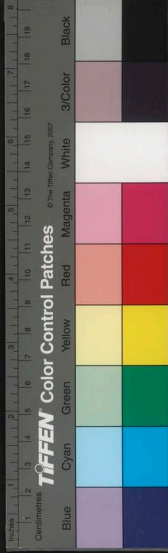
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
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凱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自言宋璟與之同鄉
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
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凱辭曰微軀不宜服
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
獲已而受乃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愛過
望之財



自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
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
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散
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
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惟精賁山藿
實欲獎飾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二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
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

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
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
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褒錫第二十二

瑯邪王世貞校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
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
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
竝當今傑秀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
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逵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
冀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褒錫第二十二

瑯邪王世貞校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
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
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
竝當今傑秀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
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逵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
冀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



唐世說卷十一
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
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
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竇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
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
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鑿輿必當見幸亟
使灑掃備撰俄頃太宗果先幸其弟迺載入宮咸以
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唱義及秦府功臣趙公
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
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郎公張亮陳公
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
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
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間立本畫及侯君集
謀反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
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廷忠蓋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

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瘳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葵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迴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替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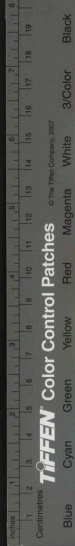


於審 弼諸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十疋以迎之
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
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
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許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
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
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遺李密豈負於
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

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人寇蜀漢九徵
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
索跨漾水湟水爲橋以通四洹河巒築城以鎮之九
徵盡刻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立均勒石于劍
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倖其魁帥以還中宗不
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
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



唐世宗卷一
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
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
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
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工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
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
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

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士光耀然
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
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且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
負之吏又非徃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
軌儀蘊楊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
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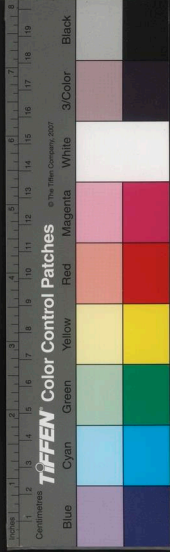
張說旣致仕在家修史乃乘閑徃景山之陽於先塋
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



唐世宗卷十一
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畧曰長安中公爲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蠱之變是時敕公爲證嚼以右職一言利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廷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瑩魂太子之杌隍人謂此舉義言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

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母嬰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因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致代茶餘序其畧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嬰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嬰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



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已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
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
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
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
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
已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
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

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
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誠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焉太宗
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
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
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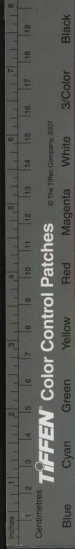


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令限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價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未伎進身者可謂警戒矣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救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

猥洩曰公與當朝讐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使與掩扇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



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
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
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
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
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
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
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
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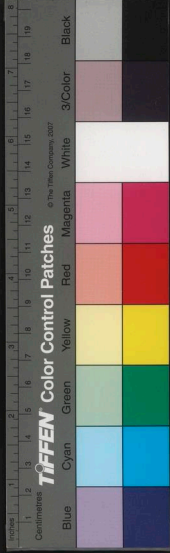
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
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
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
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旣官達
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
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
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
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陰朝廷以事隔
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在
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
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
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
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
敘時人深賞之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承和平
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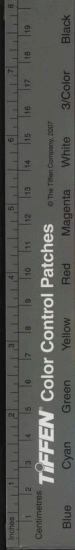
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
累遷訥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寧無故驚曰拊我背者
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
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徃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
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
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諛



出則姦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
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皆不謹慎多作罪
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
宗加怒勃然變色顯頸皆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
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魄然竟
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賊汚
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長流嶺州朝野莫不稱
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

勝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
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
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志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
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
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直銓綜流
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
衆口所許亦趨趨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



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

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

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珂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旣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



執權親受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
假人爲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
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
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
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
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
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

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
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敕矩推之矩謂味
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辯味道由
是坐誅

嚴識玄爲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
次鞏識玄自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
迎之纔馬上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



唐世說卷三
明敕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
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
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旣同曹
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
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
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當受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

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
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
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
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
久之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
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
瑤光王倨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旣
寃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崇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



哭聲召巫覲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
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酌之武妃死其厲乃
息玄宗乃立肅宗爲皇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
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
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
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叅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
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

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
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
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
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
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守雖理
亂安危保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瑯邪王世貞撰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勸勵第二十五

瑯邪王世貞撰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虜至長安家
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
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
祭酒大業末洛京飢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
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
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



唐世說卷之十二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瑯邪王世貞撰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勸勵第二十五

瑯邪王世貞撰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虜至長安家
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
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
祭酒大業末洛京飢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
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
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



唐世說卷之十二

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大人有殺故人之意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

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守乎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體勢余以爲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



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頗表不赴乃降敕曰朕
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
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令遂所請用勸浮
待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乃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于河右遂押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
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歔謂曰汝不習典墳而
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
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

代

于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岳
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岳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
山嶽靈思遠神亦妙鷲鳥峻標立萊玉振清調叶贊
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繳相流
下潯陽灑淚一投吊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于蜀城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
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喚奪思彥



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
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飢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
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
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
母乳耶復躡躑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
如初思彥以狀聞敕付史官時議奏之

張法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
法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
者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法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罰
刺史已下俸行卿飲之禮競者慙謝而退風俗爲之
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
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平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
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



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
爾宜深誠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
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
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
出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
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
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

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
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
遂良忠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
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
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
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
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



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敕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旣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與見內人尚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罔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

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以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禍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



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素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彟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翼日又言之遂

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加刑翼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



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間行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手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爲廻生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婢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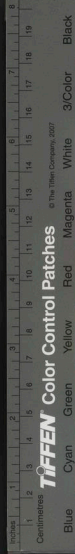
敕示王皇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敕罵曰阿武狐媚讎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禱祟終不滅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已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李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



唐世宗卷三
宗推問敬宗甚急李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惠見百姓其若之何翼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涼州刺史趙將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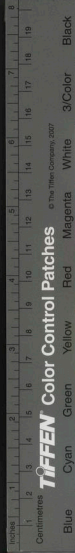
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竟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雋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傳臣案詔獄特造十個大枷一曰定百勝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卽臣五曰失魂鬼六曰實同反



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永破家
遭其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又曰枷名勘尾榆棒
名見卽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畧如此又與
其徒侯思正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
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
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何具見者鬼鬼飛越卒不
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
矣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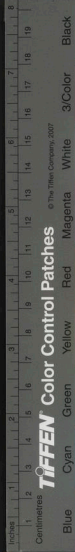
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旣以族人爲功苟
引之臣反乃奏請一問卽臣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
傑等之臣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今則居
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
德壽謂仁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德壽今業已
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尙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
曰若之何德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負外
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日行此事以頭觸



柱血流破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臣反所司但待
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
敘冤苦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
其綿德壽不足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
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
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
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
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

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臣反何
也仁傑等曰向若不臣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
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以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
等五人獲免耳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
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
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飢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
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寺給米使



是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毋得罪幽
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
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卽日以
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
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正貧寒無賴樂事恒州叅軍高元禮家則天朝
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臣白司馬不
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

青捧者思正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
不屈思正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
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正愈怒又拽之曰汝拒
捧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爲國家御史須
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臣
反奈何佩服朱紋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
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正乃引
忠正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



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寃於朝堂
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
言啣啣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
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
是因風口中啣啣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
之流於灤州子景憲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
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
竟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臣屬玉階

請殺狄仁傑裴行本獻可之舅也旣損額以綠帛裹
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
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
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
思徵不臣乃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
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
數十騎止其庭詎曰汝往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



援刀自剄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微亦
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侍奉時中橋新成則天
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
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旣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叅軍鄭
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
行榜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
相皆佯假寐唯李嶠章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攘袂

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競其事承嘉奏云
柬之等令人密爲此榜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
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后
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司
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
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
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
死初柬之懼三思纔以引湜爲耳目因使伺其動靜



湜反黨三思以圖東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于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冊祖雍祖雍以聞則天敕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惟三思但僣勉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于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

之命捧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東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賊污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于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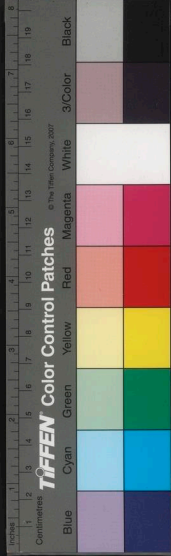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三

瑯邪王世貞校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嘗宴近臣許令嘲噓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視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晤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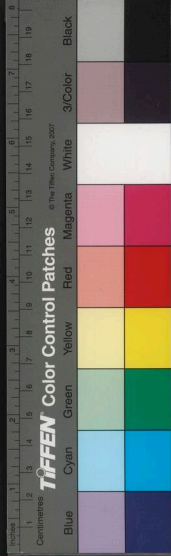


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贖於彥
博稱辭曰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
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
目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
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扳
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與官

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
曰朱前宜着綠景仁傑着朱間知微騎馬馬吉甫騎
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吾左臺御史胡
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照鏡自
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張九齡
生吞郭正一

元崇遠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



唐世說卷三
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
買得新者但經一用充事者卽得亦不須道達買直
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須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
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
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枷杖罰令史曰今日過
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
藝可知精神極鈍何忽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
羞赧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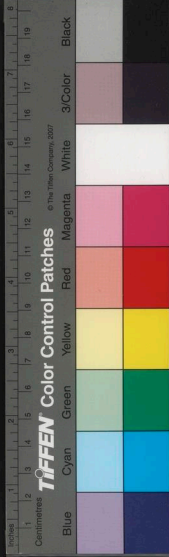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迹相非斥總章中興
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
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
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侯思正出自
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正謂同
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俱云不得



唐世說卷三
笑乃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
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
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
毅也

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
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
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
情設金鑪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
代以細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
史甘子布使于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
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



月廿五
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
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負外俄除膳部負外旣
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
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墻東膳部
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旣
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
庭鏗朝之曰一雙鬚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
對廳前捺旦去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
睿宗御承天門百寮備百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旣肥
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
還如着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
人無不諷詠

寶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
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



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
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
俱高不依其請令史待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
令史遣去又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提
當諸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

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
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
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
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
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于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
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持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
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
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



唐世言卷十三
六
記並勒于碑麟德中終于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
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經利
州時武士韞爲刺史使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
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
至刺史終亦速邇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
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
神彩奧徹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

極也轉側視之若是汝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
天綱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
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
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
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
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疢贅出地氣
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



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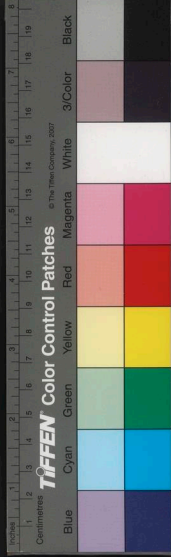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鄉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正殿學士叅校曆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曆一卷議十卷曆立成十三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三卷凡五部五十一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

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交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寸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正南北之極其朗交



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
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
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
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
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其後叅校一行曆經並精
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
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
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
有貴賤升降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
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
嘗聞有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
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上界又一丈二尺爲
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
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沒
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濶而上斂其中頂謂



之中中樵樵欲俯欽而傍殺墓中抹粉為飾以代黝
堊不置瓴甌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
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
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
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
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
榔王孫僕墓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
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

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
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助有德也置其墓中其
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同皎以外戚
之貴墳墓踰制祿服明器羅列十里墳土未乾家毀
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
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亭社用



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滯而無法漢
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
文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
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
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
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則厚
矣而澤未傍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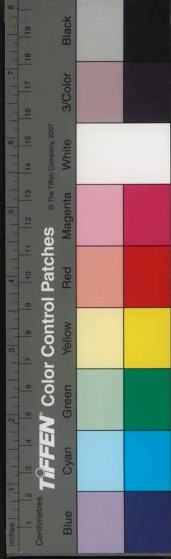
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尉羅猶密積歲豐倉廩尚虛此
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
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
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萬國合葬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
洎于海岱翟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
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



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賞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合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舍府果殺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爨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太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

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記壇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字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永德其



歷代玉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示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

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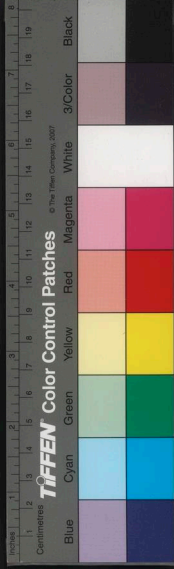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縉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徃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



而議者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官闡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常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政斯禮非惟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頴歸崇敬等建

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二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

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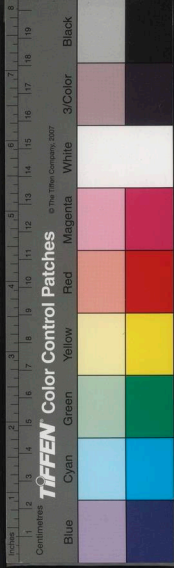


詔旨令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
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誥十難以明之疏
奏不納

史記卷之十三終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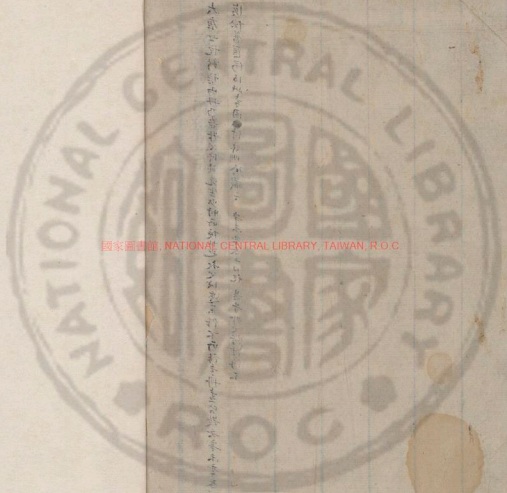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
之書晉之董狐楚之猗相皆簡牘推輪也仲尼因魯
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
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邪
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
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憑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



述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旣絕異端斯起莊
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禮樂爲癰疽徒有著述之
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
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尙
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賤狙詐也刑浮
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畧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爲
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
織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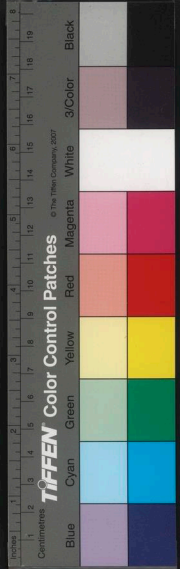
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
馬遷意在博文綜覈疎畧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
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
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辭直而事
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昇堂而
入室矣范曄紉公才而採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
壽意不迫文容身遠害旣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以
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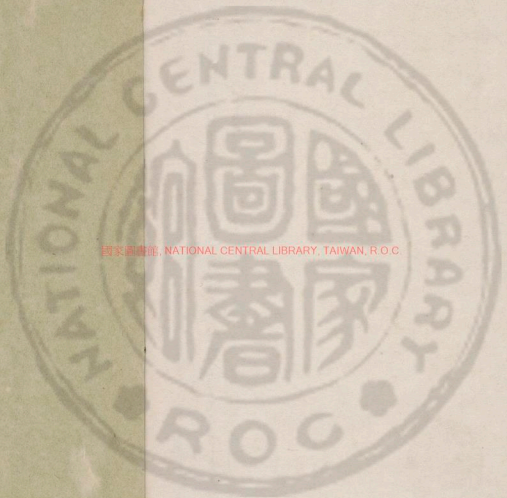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民國三十三年
六月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